

# 洋生忙时

□董佩芳

“洋生忙时”是一段流失的时节，是一幅记忆中的画卷，更是一缕缕深深的眷恋与怀念。

“洋生忙时”又称为“洋生忙市”，顾名思义：海洋里的生活，繁忙的时节；也可为：海洋里的生意，繁忙的集市。无论“洋生忙时”或是“洋生忙市”，她都是昔日东沙繁华的街市。

## 一

每年农历四月初至五月底，当山坡上那一簇簇名叫“黄花鱼”的“毛粟刺”盛开的辰光，是大黄鱼群从浩瀚的大洋深处，洄游到它们的老家岱衢洋产卵的时候。那时，东南沿海一带的渔船聚集在东海，几万艘渔船张网以待，这就是著名的舟山渔场“大黄鱼汛”。东沙的海洋营生开始了，“洋生”属于东海渔场，也属于东沙。

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到了，大人们总是叮嘱孩子：洋生忙市，忙工时节，不要到横街头去吵闹！弄堂口开张，人多！小心给板车撞倒，当心给“东门人”拐走！

横街呈丁字形，东西向称为小横街，南北向称为大横街，站在弄堂口，一眼能望尽横街的东西和南北。

横街上操着南腔北调的人群熙熙攘攘，推自行车的与拉板车的胶结着，挑箩篮卖菜的和买菜的擦肩擦背，担水桶的和扛盐包的相距咫尺。大饼店擀面棍急促地敲击着桌板，“啪、啪啪”的声音响亮而富有节奏。水果店的营业员在卖力地吆喝：蜜甜西瓜啊！3分一斤！

最西边那通向水库和码头的是条为渔业服务的街，街的两边有绳网厂、打铁店、箍桶店和制作箩箩、篾罩的竹器社。来回飞跑着拉水车和运煤大卡车，散落下来的煤屑和飞溅出来的水混为一体，整条街终日“嗒嗒滴”，像淤泥涂一样泥泞。

“让开”“让开”，伴随着一阵阵急促的吆喝声，一辆小板车从西边拐角处由远而近，拥挤的人流急速两边分开，清理出一条顺畅的道路，小板车稳疾向东而去，赭褐色的浓稠液体从车上的水桶里溅漏下来，在横街的石板地上留下一行行赭褐色的星星点点，夹着一股难闻的腥臭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  
“是拷网的血。”  
“怎会这么臭？”  
“大黄鱼喜欢嘛。”

于是孩子们翘起鼻子用力吸一下，顿时觉得这种很难形容的臭味也变得好闻起来，随着“拷网血”不时地出现，街上的人群像潮水一般合拢又分开，合拢又分开。

弄堂口那家两层楼的饭店比平常热闹了许多，楼上楼下已摆下十来张八仙桌，冷盆热菜一齐上，操着各种口音的疍鱼人称兄道弟、呼朋唤友凑在一起，喝酒吃肉，划拳猜枚。“哥俩好啊”“六六顺呀”“捞金块呀”“八大仙呀”“三颗礁啊”“八八八”“六六六……”的声音很响，传得很远。

水产公司的厂屋大门敞开，落地桶里的旧年鱼卤已清理干净，有人在接水管拉电线、铺设台板，一盏盏锃骨雪亮准备应急用的汽油灯已摆弄停当，墙角边有几十幢叠加整齐的新箩箩和刚从盐场运来的新盐堆。

有线广播早、中、晚循环播送着气象、新闻和各类文艺节目。广播是东沙人的自鸣钟，东沙的早晨在“东方红”乐曲声中醒来，晚上在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的歌曲中入睡。鱼汛时期，气象预报结束后照例会播送鱼汛消息：

“舟山渔区气象台今天早上五点钟发布的大风警报和天气预报……”

“大目洋、猫头洋、渔山、大陈渔场，东到东南风3~4级，明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，最低温度16摄氏度……”

“同志们，天气预报到此结束，下面报告鱼汛消息，根据舟山渔场指挥部发来的鱼汛消息：今年大黄鱼在中街山渔场一带旺发……大的网头五六百担，小的网头三四百担，特别大的网头一千多担。”“××带头船老大，在浪岗一带一网扞到大黄鱼一千多担……”

傍晚时分，经常有人在弄堂口高喊：“夜饭吃好，弄夜黄鱼起嘞！”“栈货站，弄夜乌贼去了！”“弄黄鱼阿顺岸啦？”

“宁水公司、奉水公司、舟水公司……随便起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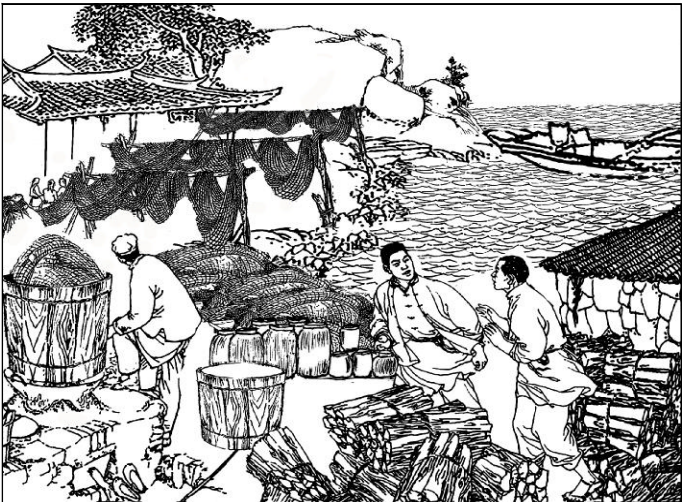
顿时，夜色朦胧中，昏暗的路灯下，横街上是三五成群、来往匆匆扛板凳、拿劈叁刀的小媳妇和大姑娘，各自就近奔向各大水产公司的生产场地。

由于保鲜条件的限制，扞上来的鱼只能趁新鲜就地剖叁腌制，加工成鱼干，再运往各地。

第二天早上，水产公司门市部会有“黄鱼头”“鱼鳃八挂”“鱼子膘肠”“里肉”等下脚料供应。东沙女人巧手做菜，餐桌上又多了几碗“暴腌黄鱼头”“红烧八挂”“咸菜鱼子膘肠汤”等下饭神器。



腌鱼(线描画) 作者 石林



血网(线描画) 作者 石林

## 二

赭褐色是渔家色，也称“桡色”。船上的篷帆、渔网、渔民身上的衣服等都是棉、麻织物，碰到海水容易发脆腐烂，用桡树的皮或一种叫“薯蓣”的藤状植物的根，可用来作渔网、篷帆、船上衣物的防腐剂，把薯蓣根皮和网在大锅里一起煮，经煮熟后的网具、篷帆等质地发硬，坚韧牢固，长期浸泡海水里不会腐烂，这种煮染的工艺称为“桡网”或“烧桡道”。

外籍疍鱼人中，象山的东门渔民和奉化渔民比较有代表性，常年驻扎的也较多，所以东沙人把操着各种口音的外地疍鱼人统称简称为“东门人”或“奉化人”。

“东门人”大都光着膀子，偶尔见到的一两位，穿件后一片前二片、白里透红的“领郎”，亮出古铜色肌肉，穿条赭褐色俗称“龙裤”的宽大叠腰裤，腰间系条赭红色的粗布腰带，蒲扇一样的大脚板难得见到穿双露脚趾头的草鞋，头发根根结巴向上伸，胡子拉碴，象只竖毛的刺猬。

“东门人”挑两只卤桶担，前桶装蟹股后桶装泥螺，串街走巷叫卖。东沙人习惯把海螺统称为“驴”，但是对每一品种的螺还是细分叫“螺”。偏偏“东门人”把“泥螺”唤作“泥驴”，听起来怪怪的滑稽。

宽大嗓门夹带沙哑的叫卖声在弄堂里响起：卖泥驴啦！卖蟹股啦！

“泥螺多少一斤啦？”对面弄堂的姑娘迈着娉婷袅袅婷婷地过来。

“阿嫂！泥驴买勿？五分一碗。”东门人忙弓身舀上一碗送上前，咧开大嘴笑嘻嘻，露出两颗金大牙一闪一闪，殷勤地说。

桶里的泥螺卤水滑黏黏呈金黄色，发出阵阵的醇香。

“泥螺桶里撒尿啦？颜色咋格黄啦？”对面弄堂姑娘双手叠在胸前，斜着眼睛，抬抬下巴，侧着身问。

“阿嫂，讲话凭良心嘿！泥驴里啥人

会撒尿呢？泥驴是要吃的呀！”“竖毛刺猬”急了，委屈地说。

对面弄堂姑娘弯下腰，跷起兰花指伸出两根手指捏一粒尝一尝：“呸！要死快噉！有泥珍咯！”

“你渍泥螺没有把泥吐干净呀？”对面弄堂姑娘撅着屁股，一边手指笃笃东门人，一边侧过脸连声吐口水：“呸！呸！呸！烂泥也吃到嘴巴里了。”

“东门人”挑起卤桶担快快离去。

“啧啧！啧啧！唉！鲜是蛮鲜，香也蛮香，可惜有泥珍咯。”对面弄堂姑娘吮吮两根手指头，望着远去的背影遗憾地说。

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，一位身穿蓑衣头戴笠帽的“东门人”一手拎竹笃一手提桅灯，边走边喝，醉眼朦胧，一头撞在向前踉跄行进，哼着小调双眼惺忪的“酱篷翁”怀里。

“汝……依……啦？”“酱篷翁”发出破铜锣般伴随着沙哑的声音。

“额……糯……啦！”“笠帽翁”用同样嘶哑的喉咙答应道。

“依……是……汝啦？”“酱篷翁”拿手背擦下口水继续询问。

“糯是……奉化宁……”“笠帽翁”努力睁开眼睛。

“喂哟！奉化宁！那额是……台州宁！额是……台州‘绿壳’！倒底汝、依、怕、汝、依？”“酱篷翁”霎时来了精神，怒目圆睁，扯起喉咙提高声音一字一顿竖起拇指往鼻头上左右比划。

“笠帽翁”和“酱篷翁”各自提起桅灯，相互往脸上照照，擦擦眼屎。

“啊哎！阿哥喂！”

“喂哟！阿弟团呀！”

顿时，两个“蓑笠翁”勾肩搭背，眯着眼笑踉跄而去……

这段极致又经典的故事一直在横街流传着。

## 三

黄鱼。

谁若想摘一朵阿G就跟谁急，“莫摘！莫摘！花摘了，黄鱼不会来了！阿爹大黄鱼要扞着咯，要旤没鱼吃咯！要旤没饭吃咯！”阿G脸孔血血红，拉着你的袖口，一定要跟你拼到底，非要你住手，方才摆休。

大家都“哈哈”大笑，齐声拍手笑阿G呆：

“阿G老宁，  
嚅嗒抱进，  
抱了灶跟，  
饭会吃两半甌，  
黄鱼会过两半根，  
拉出原来像扛棍。”

阿G依然一冲一冲向前走，脸上的肉跟着一颤一颤地抖，不恼也不怒。

孩子们相约晚上到山嘴头去，等清早出门扞鱼的阿爹回洋。

海！很近，转个角拐个弯已看到了大海。山嘴头码头背山面海，虽说南面海不深，但北面的小山挡住了西北风，是一弯天然避风港。码头不大却端庄厚重。她是东沙通向外面世界的门户，她也接纳了四面八方的来客。

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远处海平线上出来一个小黑点：一个、三个、六个、八个、一排渔帆……哇！涨潮了，扞鱼船回航啰！

## 四

码头上不知什么时候已挤满了人群，航标灯亮起来了，一排排毛竹竿子挑起来的电灯亮了，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收购前的各种准备工作，迎接渔船靠岸。

一阵阵锣鼓打鼓声伴随“突突突”的机器声由远而近。

“老大！介高兴啦！扞到大网啦？”岸上的人欣喜地向船上的人大声招呼。

“是啊！清早船出去只开了两个小时，就遇到鱼群了，哈哈……一网舀两载还有多！阿拉网船、俱船都装满了，还给了兄弟渔船装……”船上的人一边将缆绳抛向岸上，一边扯着沙哑的嗓子开心地回答。

系缆、抛锚、打泊一阵忙碌，转眼渔船四平八稳，两块跳板从船头伸到岸上，在阵阵“啊加索勒”“啊加索勒”的号子声中，“噉”“噉”；一簇簇黄鱼滑下，嘴巴一张一张发出“咕、咕、咕”的叫声。

锣鼓声一阵接着一阵，一艘艘渔船排排地靠岸，岸边一派桅帆林立。

岸上过磅开称，三四箭一磅。

等不及的索性拿出大秤，两箭叠起来，一条扛棍穿过秤纽两个渔民一起抬，升秤打开秤砣，秤杆高高翘起，报数声此起彼伏。

打码子记账，算盘打得“乒乓”响，开水票结账一阵阵地忙碌，扞鱼人沙哑的声音和水产公司收购员的大嗓门交织在一起，山嘴头沸腾着。

来不及运走的大黄鱼在码头边堆成了小山，灯光下是金灿灿的一片，船上、岸上相互映衬。

一辆辆装满黄鱼的小板车飞奔而去，“快去快回”“快去快回”。横街一路石板地，年久失修破损翘起，高低不平引起颠簸，黄鱼车一路“咯碌碌”小跑过来，震得黄鱼跌下来，快去快回赶时间，掉了的黄鱼顾不上捡，掉到谁家门口，就是谁的了。谁捡到，谁快乐。

“卸完货的渔船请赶快让开，让后面的船开进来。”

“今晚潮水涨得高，请等在外面的渔船开到栈货站，念母吞、铁板沙码头去卸货。”

“××号船鱼网拉破了，请补网师傅赶快过来。”码头上大喇叭持续地高喊。

家无十样全，船要百样齐。码头上副食品、日用百货、粮食、水、煤各类生活物资生产用具准备齐全，为第二天清晨出海的渔船补给。渔港船进船出，人声沸腾一派繁忙景象。

“岱渔××号、××号，请小心让开一点，让后面的小船开进来靠码头卸货。”大喇叭还在继续指挥。

几只机帆船挪了挪位子，让出一条水路来，几艘比舢板船略大点的帆船缓缓进港。

船上掌舵的是位老汉，婆婆模样的妇人走来走去不停地整理网具，一位年轻人立在船头上，手中摇晃着那根系了铁圈的缆绳准备随时扔上岸，他的媳妇背上绑着一个貌似吃奶的婴儿，双手用力摇着橹桨，桅杆上还绑着一个四五岁挥舞小手叫喊的小男孩。这些带着补丁的小木帆船，在左右大船的映衬下，越发显得弱小和单薄，东沙人称他们为“家小船”。

“家小船”们祖祖辈辈以舟为家，漂泊于福建宁家的海上。常年与风浪搏斗，他们是一群流浪在海上的“吉普赛人”，一千多年来给他们立下的规矩是：不准与岸上人通婚；不准在活着的时候穿鞋子；不准他们的女人上岸。

东沙人感叹：那么破旧的小船能从千里之外的南边飘摇来到东沙不容易。

退潮时分，东沙人会到码头边去与“家小船”人兑换鱼货。退了潮的海露出一片泥涂，几只小船用跳板连在一起泊在岸边的一个角落。

“老大在吗？”岸上的人高喊。

“在啊！怎说？”远处小船篷里钻出一个面孔黑黝黝、精瘦瘦的女人，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，轻手轻脚转眼间从远处奔到跟前，船却丝缝没动。

“你家鱼货有吗？”岸上的人继续打听。

“有啊！有鲳鱼和鲈鱼。”瘦瘦女人一边轻拍怀里孩子一边说。

“新鲜不新鲜？粮票换多少一斤？”岸上的人继续询问。

“新鲜的，船是刚刚退潮前到的，三斤全国粮票换一斤吧！”船上女人把孩子抱正。

“二斤七两换一斤吧！”岸上人还价。

“好吧好吧！就算是多扞一网吧。”船上女人答应了。

三十斤全国粮票换十一斤鲳鱼或鲈鱼，干脆、爽气、成交。

“家小船”女人扎一段二寸长的红头绳挽个发髻贴在后脑，包块三角头巾，黝黑的脸，清瘦的身材看去倒也干净利索。扁平的脚板，轻盈地走在东沙高低不平的石板地上，自由地逛街、购物。

东沙没有人给她们立清规戒律，也就不存在歧视。

东沙人豪放、宽容、秉承“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来者皆是客”。